

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

朱 荟¹ 陆杰华²

(1.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2.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老龄社会新形态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始终面对的新国情。本文首先分析了老龄社会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并将老龄社会新形态作为跨学科的中国老年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其次,以老年学学科在理论建构创新、基础研究夯实、研究问题取向、学科交融推进、数据平台支撑和政产学研结合的新定位把握当代中国老龄社会新变局;之后,提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治理范式、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及其新动力、代际共享机制和新挑战新图景等核心议题;最后,对老年学学科发展的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优先研究领域、高质量人才培养及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作出展望。

[关键词]老龄社会新形态;老年学;学科定位;重点议题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健康老龄化的对策研究”(16JJD840004)

[作者简介]朱 荟(1986—)女,江西鹰潭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老年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研究。

陆杰华(1960—)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老年学、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3-0011-08 [收稿日期]2019-10-15

老龄社会新形态,是21世纪全球必须面对的新环境,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始终面临的新国情。史无前例的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与老年人口比例急剧扩大,加上老龄化新格局下经济社会转型进程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中国正在经历老龄社会形态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老龄社会新形态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日渐显现,人口老龄化在各种制度、体制与机制的不断适应下呈现新的影响态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个重大判断: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深刻认识老龄社会这一“新形态”的丰富内涵,以中国老年学学科的新定位与重要议题把握老龄社会的大变局,预判老龄社会的大趋势,布局老龄社会的大治理,构建老龄社会的大格局,谋划老龄社会的大方略,是新时代赋予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历史使命,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学科己任。

一、老龄社会新形态:跨学科的中国老年学学科发展重要源动力

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新形态:社会

意识进入了新的发展范畴,行为准则进入了新的逻辑秩序,物质理念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精神诉求进入了新的感知空间,体制机制进入了新的深化改革。全然不同的生存向往与风险正在考验和同塑中国与世界共建共享共治的老龄社会新形态。当代中国老年学学科旨向必须始终面对老龄社会新形态,立意高远,察今思来。“中国之治”新时代下的老年学学科的重任与使命是为处于老龄社会转型及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出谋划策,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构建老龄社会治理共同体和描绘理想老龄社会蓝图。当代中国老年学学科发展重要源动力来自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对老龄社会新形态的超前洞察,全面深入分析与系统研究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概念内涵、样式构型、鲜明特征、主要问题与发展方向,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借鉴老龄化先行发达国家经验,仰仗学科的学术卓越、国际理解和社会责任,以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谋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和“中国实践”。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的新国情,准确认识和客观把握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重要内涵与主要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老年学学科定位和制定学科议题的重要前提。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下,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人口

老龄化交织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因老龄化的特殊本质展现出新的运行模式与结构范畴。可以说,老龄社会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史演变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更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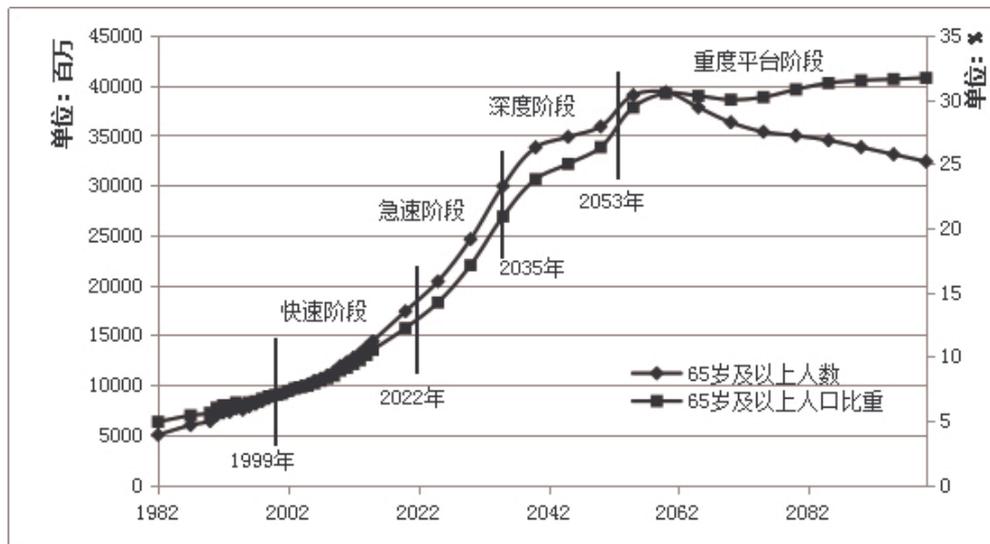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进程图示①

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选择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矛盾统一,其中呈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老龄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学术界关于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发展进程成果迭出并达成一定共识,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主要矛盾已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未来老龄化来势凶猛^[1]。2018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9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7.9%^[2]。这一比例首次超过中国0—15岁(含不满16周岁)的人口,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新高。2020年后,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预计在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占全部人口比重的34.9%,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都将达到峰值^[3]。从上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趋势逐渐常态化、稳定化与高位化。二是老龄冲击的全方位影响性。“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2]。作为今后中国社会的常态形式,老龄化本身并无所

谓的好坏之分。由于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并未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变做好及时的反应与超前的准备,故而老龄化可能更多地被理解为挑战,并关涉国家治理、经济社会、文化观念、技术创新等方方面面。在中国,“世界第一”的老年人口规模、“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以及“尊老敬老”的道德传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放大了老龄化的全方位影响^[3]。三是潜在社会危机的全队列交融性。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并非仅限于老年群体,更关乎婴幼儿、青少年、中年和老年全生命周期下全队列人群的全部社会生活之中。在家庭层面,家庭结构变化、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家庭代际矛盾增加;在社会层面,社会养老方兴未艾,社会结构变迁下更显脆弱^[4]。四是顶层设计的超前应对性。人口老龄化的新国情将贯穿中国决胜“两个一百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防范老龄社会风险,事前预防远胜于事后弥补;抓紧老龄社会契机,须做到未雨绸缪,方可运筹帷幄。

①图1的数据来源和阶段划分依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相关预测结果。

②参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③参见新华社《到2050年老年人将占我国总人口约三分之一》(http://www.xinhuanet.com/health/2018-07/20/c_1123151851.htm)。

中国老年学学科以老龄社会新形态为宏观背景,以积极的姿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密切结合、吸纳借鉴与融合消化来自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临床医学、健康营养学、运动康复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朝着综融与交叉的方向发展,开辟适应当代中国国情的学科体系,深挖关注人类共同境遇下老龄事业的学科本质,培育以世界视角和国家视角下促进解决老龄社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学科自信,推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才储备与学科建设。

二、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中国老年学 学科的定位及其主要特点

老年学学科兴起于人类对生命老化的关注,成长于老年社会活动的活跃与老年事务的政策关照,繁荣于全球范围内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老年学(Gerontology),从其词源 ger-“to grow old(变老)”和词根 geron-“an old person(老年人)”的意涵,可以清晰地将这一学科理解为解决与衰老和老化有关的研究领域^[5]。关于老年学是什么,迄今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但老年学在研究问题与学科建设上汇集了包括生物学、医药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在元问题(meta question)、理论视角(theoretical perspectives)与方法取向(methodological preference)的智慧结晶。老年学在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百余年历程中,一直致力于探寻关于老化的科学理解与解释,以及为老龄问题谋划良方^[6]。正是由于介入社会发展与服务社会治理的学科志向,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与主要思路逐渐运用到老年学的发展中。从社会学鼻祖孔德(Comte A.)思考平均寿命(the average length of life)与代际更替(generational succession)对于社会进步的影响,到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马克思(Marx K.)考量工业化进程如何形塑年龄的重要意义,再到实证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Durkheim É.)探讨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与年龄分层的关系,老年学的内涵扩展延伸,其学科旨趣在重视个体老化与疾病死亡等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转向针对人口转变与老年生活的社会现象,立足社会行动去增进老龄福祉。

中国老年学在传递、转移和借鉴西方老年学的学术成果及学科议题的同时,面对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中国所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与不可预知的新风险,须承担起为中国老龄社会发展超前预判和前瞻谋划的职责,紧紧贴合党和国家应对老龄化中长期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学科智慧。在此学科定位下,中国老年学应顺应当前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深刻变化与发展要求,推进学科基础知识与理论创新研究,加强关注和思考前瞻性与战略性问题,进一步聚焦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关键性议题,完善研究方法、技术与手段。总而言之,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中国老年学学科定位应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第一 理论建构创新。传统老年学的理论主要来自生物学和社会学,多是从人体老化和社会脱离的视角下去理解与解释老年人身体及心理的衰老以及与社会联系的疏远,其常见的理论包括活动理论、角色理论、亚文化理论和年龄分层理论等。在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下,深层次的社会老化在国家渐进改革发展中不可避免具有重要影响,一系列重大的人口经济社会问题呼唤中国老年学学科在理论创新上的定位。以中国老龄化实践与经验为基础,突破传统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进行基础理论提升和研究范式创新,以此实现老年学学科有所作为,永葆生机。

第二 基础研究夯实。2018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①指出,“强化基础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创新发展”。相比应用研究而言,基础研究不以成果转化特定使用为目标,而是强调对现象与事实的观察与探索,揭示科学中的本质、规律。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年学学科的一项重要定位即进一步夯实基础研究,磋议中国老龄化进程中的新知识、新原理和新方法,以基础研究保障国家应对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战略目标。

第三 研究问题取向。当前,中国老年学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和相关研究取向:一是“生理病理”取向下的传统医学视角下个体和群体增龄老化与疾病研究;二是“社会经济”取向下的老年人口增加产生的社会发展与经济问题研究;三是

①参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31/content_5262539.htm)。

“政治文化”取向下的老龄化载体下的老年制度设计和老年社会文化研究。这三种研究视角均源自于对现实问题的“求真”与寻求问题答案的“务实”。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现实问题观照下,中国老年学学科定位于“问题导向—基础研究—服务社会”的发展逻辑,由此可迎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事业的协同推进。

第四 学科交融推进。作为国内外公认的一门独立学科,老年学自成立起就是一门既包括自然科学,又纳含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同时,以衰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如医学、生物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均须参与其中。这一独特优势使得老年学学科呈现出超乎寻常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在中国老年学学科建设的早期,邱沧萍即描述了老年学的跨学科体系^[7]。但就目前来看,中国老年学多学科融合范式并不理想,其整体知识结构仍呈现以社会学与老年医学为主。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中国老年学学科定位应形成多学科相互支持与协同理解的共生环境。

第五 数据平台支撑。当前,中国老年学已经在数据收集与数据平台开发等先试先行,基于全国随机抽样展开了多项大规模的专项调查,如北京大学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 1998—2018)^①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1—)^②、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14—)^③等等,以及包括老年人群的多种综合性调查。这些微观调查数据为与老年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支持。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年学学科的定位应继续开放政府相关数据,整合数据平台,以有效的数据管理与运用,实现老年学在“年龄—队列—时期”的混合深度模型分析下的潜能释放。

第六 政产学研结合。21世纪初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老年学的研究成果既集中于从宏观视角讨论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侧重于从微观视角考察老年人生产、生活相关的健康长寿、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经济保

障、代际关系等问题。老年学的影响力逐渐从学术领域向政策领域扩展,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及其下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等机构改革顺应老龄化新形势。老年学学科为党和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高层次人才与智力支撑,并为当代中国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的发展打下理论和技术基础。

三、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年学学科发展关注的核心议题

老龄社会新形态呼唤老年学学科核心议题的进一步提炼,积极应对老龄化制度安排亟待老年学学科提供坚强智库支撑。如果存在老年学范式,那么至少应关注两个立论基础:一是无论在细胞或者生物酶中,还是个体或社会中的,与衰老相关的变化;二是认识到这些变化的可能对从细胞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可能造成的影响^[8]。为了塑造适应老龄社会新形态的老年学范式,中国老年学学科在核心议题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上都应进一步有所拓展与突破,做积极应对中国老龄化理论的创建者、中国老年社会问题的剖析者、中国迈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的诠释者、实施积极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提供者。总体上看,在议题设计和知识产出上尤其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聚焦,结合可能影响老龄化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国际讨论和经验介绍,增强全球老龄化的理解,促进国际合作;二是前沿推介,系列老年学论著中重点关注与衰老相关的主题,将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从细胞生物学扩及社会应用,强调多学科视角;三是政策联系,跟进老龄健康、老年社会保障、老年人经济社会政治参与等公共政策的设计、推行与落实,以老年学学科发展反哺涉老政策,坚持老年学政策关照的发展特色。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中国老年学学科核心议题应以批判与反思的新研究范式重新认识老年社会群体,不再将生命周期中的正常过程视为“痛苦”的征途,纠偏既往研究中夸大老化的负面影响,而相对忽视了老年价值以及积极老龄化的意义与可能;应多商榷与建

①CLHLS 数据: <https://opendata.pku.edu.cn/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18170/DVN/UWS2LR>。

②CHARLS 数据: <http://charls.pku.edu.cn/index/zh-cn.html>。

③CLASS 数据: <http://class.ruc.edu.cn/index.php?r=Index/index>。

构全新阐释老龄社会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摒弃在观察现象、概念描述与解释成因中或多或少带有的强调生产力、有效性和独立性的价值标签,在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征程中尽可能发掘更多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和发展财富。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当代中国老年学学科发展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议题:

一是老龄社会新形态治理范式及其制度安排相关议题。目前,老年学参与到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国家治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结合老年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查老龄社会公共治理的成果尚不多见。相关研究一方面从老龄化认知、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本初步搭建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国家治理框架^[9],另一方面结合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出可行性实现路径。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加快,探讨老龄社会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合理界定“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家庭—个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边界和范畴,推进老龄社会的“中国之治”,不仅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是老龄社会新形态可持续发展及其新动力相关议题。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主题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平衡协调,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发展任务重、发展条件不利和发展方式不当的三大问题交织并存。实现老龄社会新形态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在动力机制上改进发展质量与降低发展风险,分析制约老龄社会状态变化的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的动因。老年学学科发展应当依据老龄社会新形态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外在动力及其共同作用的直接传递和间接传导布设关键议题。在内在动力方面,继续商讨家庭内部老年生活维系^[10]与老年照料供给^[11]等人口系统的内部发展;在外部动力方面,深度酌量人口转变视域下人口要素与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要素的关联性^[12],老年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发展,创新利用系统动力模型、经济计量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等研究工具分析相关要素的递阶关系与结构功能。

三是老龄社会新形态代际共享机制相关议题。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代际共享,指的是代际之间的共享资源和环境,当代人在发展消费的同时应努力保障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侧重的是代际传递

效应中的共同权利与群体协作,充分反映了公平性原则。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实现代际共享主要通过代际间利益分配和老年社会参与两种机制路径。在老年学学科的具体议题上,前者大多讨论的是社会财富的代际储备、代际分配与代际保障,如退休制度和养老金设计等内容,主要包括当代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13]、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14]以及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与利益分化^[15]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代际差异视角下代际交往与代际共荣,如构建老年社会参与促进与保障综合体系^[16]等。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代际共享议题可进一步渗透到管理学和智能学等领域,进一步承袭代际学习和代际协调的发展脉络。

四是老龄社会新形态新挑战新图景相关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新环境是特殊的,趋势是复杂的,发展变化独一无二。老龄社会新形态与社会结构的急遽转型彼此交织,与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拉大相互叠加,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相伴随,共同构成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历史征程的复杂社会图景^[17]。老龄化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社会问题^[18],老年学学科发展应以阐明老龄社会建设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价值意义、实践路径和政策体系^[19]为基础,并着重从老龄治理^[20]、养老服务^[21]、老龄健康、涉老产业^[22]、为老维权、老年社会组织以及大数据时代下的老年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等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方法对老龄社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予以思索及筹议。由此推进老年学学科在新时代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下新目标、新格局和新战略等研究内容,勾勒国家治理变革进程中当代中国老龄社会发展的叙事逻辑和前进方向。

四、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中国老年学学科发展之展望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为理论创造、学科发展、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

路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3]。中国老年学学科是隶属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启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局势的纷繁复杂、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否会演变成为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老龄社会到来是否会引起社会活力乃至社会发展动力不足^[24],难以枚举的现实难题与棘手问题亟待老年学学科研究和回答。这不仅关乎学术领域的成长精进,更是“中国之治”时代下学科定位的使命。面对老龄化新国情,作为一门打通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群体、社会与国家的综合学科,中国老年学学科将进一步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新趋势,揭示老龄社会建设的新格局,设计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方案,构建适应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老年学学科体系,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老年学关注人类生命的最终阶段和人口转变的新型形态,其学科的发展由人和社会的自然与历史进程共同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老年学的学科定位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人口安全、保持经济社会活力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预见趋势、解释现实与探索方案。专业(professional)、批判(critical)、政策(policy)与公共(public)是学科建制的基本内设与维度划分^[25]。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中国老年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同样依此规律在教育教学体制、知识学理体系、学科治理机制与学术参与实践的四维图标中逐步缩小与其研究的老年世界之距离,丰富与老龄化社会之联系,赋予老年社会问题及其独特知识实践的“老年学想象力”^[26]。

第一 在知识学理体系的发展上,中国老年学应力求担负起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重任。目前的中国老年学多学科融合范式尚不理想,亦未形成中国特色的老年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理论建树是中国老年学学科长久发展的基石,更是建设本土化成熟老年学学科的目标。理论联系实际则是老年学学科的重要优势,以坚定理论自信构建重大老年学理论体系。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中国老龄化国情研究和国策应对^[27]的自主性与原创性

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老年学在学术研究基本模式上已经初显“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转变。当前,中国老年学必须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在老年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老年问题的形成路径、老龄化风险防范的一般模式及老龄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秉持理论创新,促进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健康发展。

第二 在学科治理机制的发展上,中国老年学将设计老龄战略优先研究领域的时间表与路径图。学术界已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老龄社会发展进程作了深入研究,对从21世纪初进入老龄社会的快速发展、急速发展、缓速发展和高峰平台的时间节点及每个阶段的增速与存量^[4]都进行了测算与预估。结合不同时间阶段下老龄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中国老年学应在制度设计上统筹把握,以“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基本原则,对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涉老政策推进与完善的优先级别及干预先后,确定路线图、绘制时间表,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推动构建老年宜居社会与老年友好型社会。

第三 在教育教学体制的发展上,中国老年学应进一步将加强培养高质量人才作为首要目标。由于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缺乏本科教育为基础,对职业教育重视尤为不足^[28]。所以,无论是面向养老行业的一线服务型人才,还是为养老行业做规划、设计和管理的应用型人才,以及针对科研机构的教育教学的学术型人才,老年学相关的高质量人才储备呈现明显短缺^[29]。为此,必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多层次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学术型教育与实践型教育并举,补足短板,尽快改变教育实践中的高低层次发展快速,中间层次薄弱的现状,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

第四 在学术参与实践的发展上,中国老年学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引领前沿,服务社会,推动老年学学科发展与建设走向国际化,力求在世界老年学舞台上占据应有的地位。一是基于老年学学科在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重要资源链接功能,应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世界各国老年学多以跨界并举,所以中国老年学学科从长远发展必须

依赖于教学科研与政府机构、商业产业作深入对接与合作共育。如此一来,老年学的学术产生与人才培养在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也能实现学科咨政建言和参与社会的学科宗旨。二是瞄准国际前沿领域,立足本土,扭转薄弱方面,提升当代中国老年学

学术成果国际化水平,与世界接轨,既要重构老龄化行动以解决老龄社会根深蒂固的年龄歧视与资源倾斜等问题;也要系统把握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与分歧,跟进前沿老年学研究动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研究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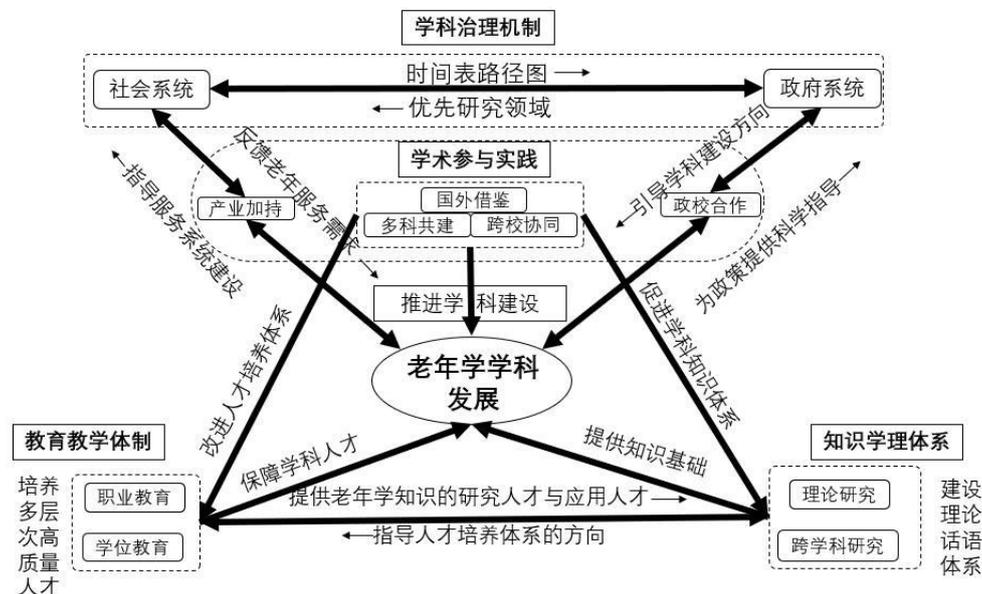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老年学学科发展的展望示意图

总之,中国老年学学科在老龄社会新常态下的未来走向是在国家治理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治理,将政府系统与社会系统衔接,既反馈老年群体需求,又规范服务提供,进一步提升老年学学科的学术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数量与效率,以此助力于国家提升老龄事业的服务与管理水平,且尽可能满足社会层面老年群体的生活需要。在累积老年学社会价值的同时,抓住老龄社会新常态的时代需求,以积极服务社会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实现统分有度、高度协同的老年学学科治理老龄化社会的理想图景。

[参考文献]

- [1]郭志刚.重新中国的人口形势[J].国际经济评论,2012(1).
- [2]Alan Pifer and Lydia Bronte, Introduction: Squaring the Pyramid[M]. in Our Aging Society: Paradox and Promise, Alan Pifer and Lydia Bronte, eds, New York: W.W. Norton, 1986.
- [3]彭希哲.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 [4]陆杰华,郭冉.从新国情到新国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5).
- [5]Achenbaum, W. A. & Levin, J.S..What does gerontology mean? [J].Gerontologist, 1989(3).
- [6]Hagestad, G. O.. A gray zone? Meetings between sociology and gerontology [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1999(5).
- [7]郭沧萍.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2).
- [8]Morgan, L., & Kunkel, S.. Aging: The social context [M].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1998.
- [9]杜鹏,王永梅.改革开放40年我国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成就、问题与现代化路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6).
- [10]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 [11]陆杰华,周婧仪.基于需求侧视角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对策思考[J].河北学刊,2019(4).
- [1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 [13]林宝.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1(1).
- [14]汪泽英,曾湘泉.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与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 [15]潘锦棠.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性别利益——兼评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 [16]胡宏伟 等.积极老龄化: 构建老年社会参与促进与保障综合体系[J].中国社会工作 2018(17) .
- [17]李建民 等.新时期的老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J].人口研究 2011(4) .
- [18]吴玉韶.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应对策略[J].中国国情国力 2015(4) .
- [19]原新 等.中国老龄政策体系框架研究[J].人口学刊, 2009(6) .
- [20]穆光宗.成功老龄化: 中国老龄治理的战略构想[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3) .
- [21]刘昌平 汪连杰.老年服务业供给侧改革: 研究缘起、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河北学刊 2016(5) .
- [22]陆杰华.我国老龄产业研究评述及展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 .
- [2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6-05-19.
- [24]党俊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全民战略[J].老龄科学研究 2018(1) .
- [25]Burawoy M.. 2004 ASA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1) .
- [26]Wilmoth, J. & Ferraro, K.. Gerontology: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fourth edition) [M].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27]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4.
- [28]陈功 等.我国老年学教学及科研发展历程[J].老龄科学研究 2017(2) .
- [29]张凤宝.做好老龄化社会的人才储备[N].光明日报, 2018-03-09.

Discipline Orientation , Key Issue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Gerontology under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ZHU Hui¹ ,LU Jie-hua²

(1.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350 ,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Firs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 and takes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source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Chinese gerontology; second , the new orientation of gerontology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 the consolidation of basic research , the orientation of research issues , the promotion of discipline integration , the support of data platfor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 industry ,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re used to grasp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aging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rd ,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 on are put forward; fourth , it makes an outlook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 priority research areas , high-quality personnel training and foreign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rontology.

Key Words: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gerontology; discipline orientation; key issues

[责任编辑: 冯金忠]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监督电话: 010-63094651)。